

# 元代三皇廟與宋金元醫學發展\*\*

范 家 偉\*

## 摘 要

晉朝皇甫謐在《帝王世紀》確立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也是醫學始祖。及至元代，元廷鼓吹在地方上建立三皇廟，將醫學教育和廟制合一，是元代醫學教育一大特點。學者對三皇名稱，以及元人對醫者獨享三皇奉祀的爭論，已有所分析。但是，仍有兩個問題沒有清楚的解說。首先，元廷設立三皇廟的原意為何？其次，三皇廟傳播什麼醫學知識？本文認為元廷最初奉祀三皇與儒者為元代尋求治統有密切關係，以三皇作為治統的開端。金代醫者劉完素推尊伏羲為運氣學說始祖，三皇留下三墳是醫學知識的根源。本文藉由元代醫者如何上接金代醫者，以及伏羲被推尊為醫學始祖的因由，理解元廷採納《聖濟總錄》及推廣運氣學說，與三皇廟的種種關係。

關鍵詞：元代、三皇、三皇廟、伏羲、聖濟總錄

## 一、引 言

金元兩代是中國醫學發展的關鍵時期，特別是金元四大家的出現，為中國醫學發展帶來嶄新的方向，影響巨大。北宋、金、元三個時期醫學發展，有密切傳承關係，而元朝人更以金朝醫者為醫學王道。元廷雖以外族統一天

---

2015 年 10 月 1 日收稿，2016 年 3 月 16 日修訂完成，2016 年 7 月 22 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副教授。

\*\* 本文寫作獲香港研究資助局優配研究金補助（Project no. 9042101, CityU 11401914），謹此致謝。

下，元世祖忽必烈在統一前已留心醫藥，著意搜羅醫學人才。同時，元廷又在地方興建三皇廟，作為地方醫學教育的中心。<sup>1</sup>

揆諸當代學者有關三皇和三皇廟的研究，其中顧頡剛考證古書中三皇名稱的演變，最為精詳，也是最早利用元代三皇廟記進行研究者。<sup>2</sup>趙元玲則著重探討元代三皇廟的文化表徵，以及儒者反對以三皇作為醫者祖師的爭論。<sup>3</sup>秦玲子剖析元廷重視醫藥的因素和地方醫學教育的建立，認為三皇祭祀之所以被儒者推崇，是受道學家（趙復、許衡、胡祇遹）推尊三皇為道統奠基者的道統觀所影響。<sup>4</sup>元代文人寫下許多三皇廟記，成為研究這個課題極為有用的資料。三皇作為官方祭祀的神祇，以及江南地區設置三皇廟問題，最為學者關心。<sup>5</sup>三皇廟是地方廟學合一的制度，但是傳授什麼醫學知識？

- 
- 1 元代醫政和醫學教育，參王振國，《中國古代醫學教育與考試制度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6），頁 311-368。任冰心，「元代醫學教育及醫藥管理研究」（南京：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博士論文，2011.11）。Shinno Reiko, "Promoting Medicine in the Yuan Dynasty (1206-1368): An Aspect of Mongol Rule in China" (Ph.D. diss., Stanford University, 2002). Shinno Reiko,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Medicine under Mongol Rule* (London: Routledge, 2016).
  - 2 顧頡剛，〈三皇考〉，收入《顧頡剛全集·顧頡剛古史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11），卷 2，頁 222-237。
  - 3 Yüan-ling Chao (趙元玲), "State and Medicine: The *Sanhuang Miao* (Temple of the Three Emperors)" in Chao, *Medicine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 Ltd., 2009), pp. 53-78.
  - 4 Shinno Reiko, "Medical Schools and the Temples of the Three Progenitors in Yuan China: A Case of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7.1(2007.6): 89-133.
  - 5 馬明達，〈元代三皇廟學考〉，《暨南大學宋元明清史論集》（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7），頁 279-295。張世清，〈元代醫祀三皇考〉，《史學月刊》2004.7: 32-35。方明，「元代中國的三皇祭祀」（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5.7）。（日）池內功，〈異民族支配與國家祭祀——談元代郡縣祭祀〉，《蒙元史暨民族史研究論集：紀念翁獨健先生誕辰一百周年》（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頁 149-167。榮真，《中國古代民間信仰研究——以三皇和城隍為中心》（北京：中國商務出版社，2006），頁 161-172。（日）谷口綾，〈元代三皇廟制度の成立について〉，《龍谷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紀要》29(2007.12): 138-151。（日）水越知，〈元代的祠廟祭祀與江南地域社會——三皇廟與賜額賜號〉，《宋史研究論叢》第 8 輯（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7），頁 523-549。薛磊，〈元代三皇廟祭祀考述〉，《元史論叢》第 13 輯（天

卻鮮有人提及。本文研究元廷在地方興建三皇廟的本意及其所傳授醫學知識，由此理解元代醫者如何上接金代醫者，以及伏羲被推尊為醫學始祖的因由。

## 二、元廷興立三皇廟本意及其爭論

忽必烈中統二年（1262，一說中統三年），<sup>6</sup>元廷規定各路設立醫學校（在元代文獻中，醫學校稱為醫學），教授生員。<sup>7</sup>《元史》〈選舉志〉記中統二年五月，「太醫院使王猷言，醫學久廢，後進無所師授，竊恐朝廷一時取人，學非其傳，為害甚大。乃遣副使王安仁授以金牌往諸路設立醫學，其生員擬免本身檢醫差占等役，俟其學有所成，每月試以疑難，視其所對優劣，量加勸懲……隨路學校每歲出降十三科疑難題目，具呈太醫院，發下諸路醫學，令生員依式習課醫義，年終置簿解納，送本司以定其優劣焉。」<sup>8</sup>《元典章》〈學校二·醫學〉記載在大統三年免醫人雜役時，當時主事者除太醫院王猷外，還有太醫提點王子俊和許國禎。太醫院在地方上招收醫學生員擔當重要角色，成效如何雖不得而知，但考試題目和習業內容，均由太醫院主理。<sup>9</sup>元代太醫院所定十三科（併為十科），是依北宋仁宗朝十三科而來。<sup>10</sup>

---

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頁 212-225。

- 6 元·不著撰人著，陳高華等點校，《元典章》（北京：中華書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卷 32〈禮部五·學校二〉，頁 1105。
- 7 唐長孺指出蒙元君主承認文士的能力有三：天文、占卜、醫藥，凡蒙元前期漢文人之入仕蒙廷者遂罕出此三者範圍。唐長孺，〈蒙元前期漢文人進用之途徑及其中樞組織〉，《山居存稿》（北京：中華書局，1989），頁 547-562。此文寫於 1948 年，唐氏最早指出文士以醫術進入元廷。
- 8 明·宋濂，《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卷 81〈選舉志〉，頁 2033。
- 9 《元史》〈百官志〉記：「醫學提舉司，秩從五品。至元九年始置。十三年罷，十四年復置。掌考校諸路醫生課義，試驗太醫教官，校勘名醫撰述文字，辨驗藥材，訓誨太醫子弟，領各路醫學。」《元史》，卷 88〈百官志〉，頁 2222。梁其姿指出宋元政府雖有意推動各種醫政及人才訓練，執行時卻遭遇許多困難。梁其姿，〈宋元明的地方醫療資源初探〉，《面對疾病——傳統中國社會的醫療觀念與組織》（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頁 127-135。
- 10 北宋仁宗朝將官方醫學設定為十三科，經歷神宗朝、徽宗朝不斷併合，最終設定為三

《元典章》〈吏部〉記至元二十二年（1285）四月，再次規定：「精選各路醫學教授，訓誨醫生，無得濫保空疎無學之人。」習業內容和規定，仍然依中統二年舊法，保持十三科作為習業內容，「每年降去一十三科題目，令醫生每月習課醫義一道。」<sup>11</sup> 除此之外，還規管一般行醫者，「各路并州縣，除醫學生員外，應有係隸籍醫戶，及但有行醫之家，皆是醫業為生。擬合依上，每月朔望去本處官聚集三皇廟聖前焚香，各說所行科業，治過病人，講究受病根因，時月運炁，用過藥餌，是否合宜。仍仰各人自寫曾醫愈何人病患、治法、藥方，具呈本路教授。」<sup>12</sup> 地方諸路醫學教授的職責，兼及管理和監察地方醫人治病用方。此時廟學尚未合一，但三皇廟卻被指定為地方醫人集腳論學、講習處所，這是元廷最初本意。<sup>13</sup> 後來由於廟學合一，即使元代人也誤以為建立醫學校和立三皇廟是同一事。然而若要在全國推行醫者定期集合講習，面對的難題是並非全國各地都建有三皇廟。所以，《弘治徽州府志》有一說法：

二十三年令諸路建立醫學三皇廟，祀伏羲、神農、黃帝，每路州縣依儒學例，各設教官掌誨醫生。又別置提領所設官本路。於元貞元年始建學於此。<sup>14</sup>

當至元二十二年（1285）一方面要求全國地方醫人受諸路醫學教授規管，一方面又令諸路建三皇廟，由地方醫人出資和管理。直到至元二十三年，才將

---

科。詳參范家偉，《北宋校正醫書局新探》（香港：中華書局，2014），頁 164-188。有關北宋醫學發展，參 Asaf Goldschmidt,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Song Dynasty 960-1200*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T. J. Hinrichs, "The Song and Jin Period," in Hinrichs and Linda Barnes, eds., *Chinese Medicine and Healing: An Illustrated History*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97-128.

11 《元典章》，卷 9〈吏部三·醫官〉，頁 312。

12 《元典章》，卷 9〈吏部三·醫官〉，頁 313；卷 32〈禮部五·講究醫學〉，頁 1106。

13 柳貫〈龍興路醫學教授廳壁記〉：「凡郡制為醫建學，因于三皇氏之宮，而師生講肄，則有堂有齋。」元·柳貫，〈龍興路醫學教授廳壁記〉，《待制集》（《文淵閣本四庫全書》第 1210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 14，頁 413。

14 明·汪舜民，《弘治徽州府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 180 冊，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卷 5，頁 728。

廟學合一。<sup>15</sup> 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地方醫者治理疾病，其中還要探究「時月運祿」。

《元典章》〈吏部〉記至元二十二年，元廷確立三部醫書作為選試太醫的依據：

濟世之道，莫大於醫術；劫病之功，本皆於鍼藥。若不設立選試太醫科舉，其學醫者不知《素問》、《本草》、《聖濟總錄》之大經，焉能愈人疾疢者哉？<sup>16</sup>

這三部醫書作為選試依據，應是由太醫院詳定。這裏出現一個對應關係，《素問》是黃帝所傳，《神農本草經》是神農所傳，這兩組對應關係不用多說。元人奉祀伏羲、黃帝、神農為三皇，如果按照三皇對應三書的關係，《聖濟總錄》與伏羲又有什麼可能關係？元代祭祀三皇與三部醫書關係為何？即使是元代人也只能舉出《素問》、《神農本草經》是黃帝、神農所傳，說不出伏羲所傳醫書為何？說不出伏羲作為醫學始祖的因由（見下文）。顧頡剛甚至斷言：「三皇都為醫流的祖師，這是元代皇帝杜撰的事實，我們不必從古書裏替他們圓謊。」<sup>17</sup>

伏羲與《聖濟總錄》關係既然是一條線索，下文先了解《聖濟總錄》從北宋至元代的流傳及其在醫學上地位，然後再探討伏羲問題。《元典章》〈禮部〉說：

至元二十二年欽奉聖旨節該：舉場公事行者。欽此。當時都省令太醫院講究到程試太醫合設科目一十三科，合為十科，各有所治經書、篇卷、

15 元代是廟學興盛時代，而廟學是以儒學為主。參見胡務，《元代廟學——無法割捨的儒學教育鏈》（成都：巴蜀書社，2005）。

16 《元典章》，卷9〈吏部三·醫官〉，頁314。

17 顧頡剛，〈三皇考〉，頁236。《帝王世紀》記自上古三皇，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三皇分別都是醫學創始者，伏羲「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所以六氣、六府、六藏、五行、陰陽、四時、水火升降，得以有象，百病之理，得以有類。乃嘗味百藥而制九針，以拯夭枉。」神農「始教天下耕，種五穀而食之，以省殺生。嘗味草木，宣藥療疾，救夭傷之命，百姓日用而不知，著《本草》四卷。」黃帝「使岐伯嘗味草木，典主醫病，經方本草素問之書，咸出焉。」晉·皇甫謐著，徐宗元輯，〈自皇古至五帝〉，《帝王世紀》（北京：中華書局，1964），頁5、13、19。伏羲創造醫學之說，在北宋以後相關論述發生了變化，詳見下文。

方論、條目。今欲後之學醫，亦須精通四書，不精通者，禁治不得行醫。夫四書寔為學之本，進德之門，凡文武醫卜，俱當習而知之，何止醫者而已。且為醫之必須通曉天地運氣、本草藥性，運氣則必當洞曉《易》之玄微，藥性則博通《毛詩》、《爾雅》之名物。<sup>18</sup>

醫學科目雖稱十三科，實併為十科，各科各有習業內容，而醫者通曉「天地運氣」，是習業的基本要求。《聖濟總錄》開首列六十歲運氣圖，反映了北宋徽宗朝確立運氣學說作為醫道根本。不僅如此，《聖濟總錄》亦是醫方大全，所謂篇卷、方論、條目，就是指十科對應《聖濟總錄》各卷內容：

大方脈雜醫科：《聖濟總錄》卷 21-100、185-187

小方脈科：《聖濟總錄》卷 167-182

風科：《聖濟總錄》卷 5-20

產科兼婦人雜病科：《聖濟總錄》卷 105-116

眼科：《聖濟總錄》卷 102-112

口齒兼咽喉科：《聖濟總錄》卷 116-124

正骨兼金鏃科：《聖濟總錄》卷 139-140、144-145

瘡腫科：《聖濟總錄》卷 200、114-216、125-128、141-143

針灸科：《聖濟總錄》卷 191-194

祝由書禁科：《聖濟總錄》卷 195-197<sup>19</sup>

習業內容全依《聖濟總錄》各個章節。正如陶宗儀《南村輟耕錄》說：「醫有十三科，考之《聖濟總錄》，大方脈雜醫科、小方脈科、風科、產科兼婦人雜病科、眼科、口齒兼咽喉科、正骨兼金鏃科、瘡腫科、鍼灸科、祝由科則通兼言。」<sup>20</sup> 陶宗儀（元末明初人）雖說有十三科，亦參考《聖濟總錄》來作

18 《元典章》，卷 32〈禮部五·學校二〉，頁 1110。

19 《元典章》，卷 32〈禮部五·學校二〉，頁 1110-1113。元·不著撰人著，方齡貴校注，《通制條格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1），卷 21〈醫藥〉，頁 591-593。其中《聖濟總錄》卷 1 至 4 屬〈運氣〉、〈敘例〉、〈治法〉，不算入十科其中一科之內。《聖濟總錄》卷 101 是〈面體門〉、〈髭髮門〉，卷 146 至 149 是〈雜療門〉，卷 183-184 是〈乳石發動門〉，卷 188-190 是〈食治門〉，這些篇章沒有單獨標出，沒有算入十科之中。產科兼婦人雜病科列《聖濟總錄》卷 105 至 116，這十二章節其實是眼科，而卷 150-166 則分別是〈婦人血氣門〉、〈妊娠門〉、〈產後門〉，所以產科兼婦人雜病科對應《聖濟總錄》的卷數應是卷 150-166，《元典章》所記應有筆誤。

20 明·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 15，頁 188。

說明。《聖濟總錄》在元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其他醫書如《素問》、《難經》、張仲景書、《脈訣》、《千金翼方》，同屬習業範圍。<sup>21</sup>程鉅夫〈涼國公敏慧神道碑〉載阿尼哥（即涼國公）在元貞元年（1295）建三皇廟於京師。<sup>22</sup>三皇廟設於太醫院內神機堂，並安放此碑。由此可見，大都三皇廟遲至元貞元年（1295）始建於太醫院，此年亦是「於元貞元年始建學於此」，《元史》〈祭祀志〉說此年：「（成宗）命郡縣通祀三皇，如宣聖釋奠禮。」<sup>23</sup>三皇專為醫者所享，亦是在此年。危素〈三皇祭禮序〉說：「三聖人之功之德，含齒戴髮者，皆所當尊而事之，豈獨醫家所得顯之耶？由元貞以來，臣僚間嘗以為言，有司漫不之省。」<sup>24</sup>所以，大都建三皇廟，郡縣通祀三皇，三皇由醫家獨專祭祀均發生在元貞元年，期間引發朝臣間爭論。<sup>25</sup>從中統二年到元貞元年，相隔了三十年。

元代醫學最重要的發展是立三皇廟，推動地方上廟學合一，以三皇廟作為地方醫學教授的中心，定期舉行祭祀三皇儀式。<sup>26</sup>從現存三皇廟記所見，從北至南，各地均置三皇廟。在大德三年（1299），同時出現奉祀三皇及全國各地開始廣建三皇廟的舉措，太醫院奏請十大名醫從祀三皇廟，<sup>27</sup>至大元年（1308）成為地方醫學的講習場所，「凡郡制為醫建學，因於三皇氏之宮，而師生講肄則有堂有齋」。三皇廟通常由地方官員主持，當地人出資興建，還有學田。<sup>28</sup>元廷在各路設置醫學校，以《聖濟總錄》作為習業根據，將此書頒至地方三皇廟皮藏。《元典章》〈禮部〉：「聖朝頒賜《聖濟總錄》，以惠

21 見王祐在大德九年的奏文，載《元典章》，卷 32〈禮部五·醫學科目〉，頁 1109。

22 元·程鉅夫，〈涼國公敏慧神道碑〉，《雪樓集》（《文淵閣本四庫全書》第 1202 冊），卷 7，頁 85。

23 《元史》，卷 76〈祭祀志〉，頁 1902。

24 元·危素，〈三皇祭禮序〉，《危太樸文集》（《元人文集珍本叢刊》第 7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卷 10，頁 470。

25 爭論內容離不開三皇不應專由醫者奉祀，深入討論見趙元玲文及下文。

26 （日）池內功，〈異民族支配與國家祭祀——談元代郡縣祭祀〉，頁 155-158。蔡偉政，〈黑水城所出元代禮儀文書考釋三則〉，《西夏學》8(2011.10): 256-257。

27 元·揭傒斯，〈增城三皇廟記〉，《文安集》（《文淵閣本四庫全書》第 1208 冊），卷 10，頁 236。

28 張世清，〈元代醫祀三皇考〉，頁 32-35。薛磊，〈元代三皇廟祭祀考述〉，頁 212-225。

天下。」<sup>29</sup>《弘治徽州府志》：「大德五年，頒《聖濟總錄》，路州縣各一部，教官掌之。」<sup>30</sup>又如袁桷〈重建醫學記〉記述四明（今寧波）三皇廟內所置書籍，計有：《聖濟總錄》一部、《八十一難經》一卷、《脈經》全帙。<sup>31</sup>洋州（今陝西洋縣）三皇廟，地方人士合資建廟，其中有拱聖樓：「庋藏頒賜《聖濟總錄》等書。」<sup>32</sup>即是說，朝廷賜頒給地方的《聖濟總錄》安放於三皇廟，此與三皇廟乃地方醫學講習之所有關，也確如焦養直〈序〉所言：「刊於有司，布之天下。」<sup>33</sup>

元代三皇廟記多由地方儒者執筆，往往不明何以將伏羲列入醫家始祖，此其一。三皇奉祀專為醫家獨享，更為儒者不滿，此其二。三皇廟原先作為地方醫者聚集論學處，並向諸路教授上呈治病成效。《元典章》清楚記述，元廷要求醫者：「須通曉天地運氣，本草藥性。」<sup>34</sup>所謂內容，指「時月運炁，用過藥餌」。<sup>35</sup>天地運氣指的正是五運六氣。李良玉〈常熟州三皇廟記〉：「蓋欲學者藏修息之有其地，朝夕講明夫五運六氣之要，望聞問切之妙，上泝岐伯諸賢之淵源。或精其能，以世其業，庶幾人無夭札，無異於三皇之時，上不負建學之初意，下不負州官作新之盛心。」<sup>36</sup>常熟（在今江蘇）三皇廟醫學講授的內容，特別舉出五運六氣，而《聖濟總錄》詳列因應當年運氣所出現的疾病及其治療方法，是實際應用運氣學說最為重要的文獻，頒賜藏於三皇廟，是推展運氣學說的支柱。運氣學說是講習重點，而金元醫者宗主的運氣學說淵源自伏羲（詳見下文），兩者關係確認伏羲作為醫學始祖地位，得與

29 《元典章》，卷 32〈禮部五·學校二〉，頁 1113。

30 明·汪舜民，《弘治徽州府志》，卷 5，頁 728。

31 元·袁桷，〈重建醫學記〉，《延祐四明志》（《文淵閣本四庫全書》第 491 冊），卷 14，頁 554。

32 元·蒲道源，〈洋洲三皇廟記〉，《閑居叢稿》（《文淵閣本四庫全書》第 1210 冊），卷 14，頁 687。

33 元·焦養直，〈大德重校聖濟總錄序〉，收錄於宋·趙估編，鄭金生、汪惟剛、犬卷太一校點，《聖濟總錄》下冊（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13），頁 2342。

34 《元典章》，卷 32〈禮部五·學校二〉，頁 1110。

35 《元典章》，卷 9〈吏部三·醫官〉，頁 313；卷 32〈禮部五·講究醫學〉，頁 1106。

36 元·李良玉，〈常熟州三皇廟記〉，李修生編，《全元文》第 37 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2004），頁 130-131。



黃帝、神農並列。

《聖濟總錄》在宋徽宗政和年間完成後，尚未頒行，就被金人劫去，曾在金大定年間重刊。南方地區在南宋統治下，從未流傳《聖濟總錄》，但隨著元廷諸路置醫學校和三皇廟，<sup>37</sup> 使得《聖濟總錄》推至有三皇廟的地方。《聖濟總錄》歷經北宋、金兩代，至元代成為官方指定學習醫書。<sup>38</sup> 時人建議設立太醫科舉，《聖濟總錄》與《素問》、《本草》並列為醫學大經。<sup>39</sup> 忽必烈在位時，《聖濟總錄》作為官方醫學傳授醫書，地位已經確立。大德四年（1300），元廷組織一批醫者重校《聖濟總錄》。書成後，由焦養直撰序，頒布天下，目的是「其所以康濟斯民，亦致治之一助」，即有助元人統治。《聖濟總錄》校定完成，「醫者賴焉」，成為官方頒行最重要醫書。

大德年間，元廷組織十二人重校《聖濟總錄》，<sup>40</sup> 其中可考者有中順大夫太醫院使臣韓公麟，蘇天爵〈資善大夫太醫院使韓公行狀〉說：

韓氏世居真定真定縣。公諱公麟，字國瑞。高、曾仕金，襲長千夫，譜亡逸其諱。考始業醫，疾者服藥輒愈。天兵急攻襄、樊，士卒需藥者踵門，貧者多不取直。公幼讀父書，既長，挾其術游京師公卿間，名聲籍甚。至元己丑（二十六年），故禮部尚書許國禎舉名醫若干人以聞，公與焉。帝召見便殿，各詢其人所能，出示西域異藥，使辨其為何藥也。公食其味，

37 劉壘〈豐郡三皇廟碑〉：「三皇於江南，故未有廟。至元混一，令郡邑俱建醫學，始立廟。」元·劉壘，《水雲村稿》（《文淵閣本四庫全書》第1195冊），卷2〈豐郡三皇廟碑〉，頁349。

38 宋徽宗先後完成《聖濟經》與《聖濟總錄》，兩書相輔相成。前者在金元兩代沒有得到重視，唯獨後者先後刊行和重校。此點承審查人提示，謹此致謝。這可能是《聖濟經》在徽宗致和八年五月頒行，及後在南宋流傳（載錄於《直齋書錄解題》、《郡齋讀書志》、《文獻通考》），沒有在金朝流傳。原因有待進一步探究。

39 醫學大經、小經之分，來自宋代的醫學考試方法。范家偉，《北宋校正醫書局新探》，頁164-188。

40 十二人分別是醫愈郎諸路醫學副提舉臣申甫、醫效郎御藥院副使臣王希逸、承直郎太醫院判官臣和思誠、奉訓大夫太醫院判官臣隋有、朝列大夫太醫院副使臣王佐、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太醫院副使臣歐陽懋孫、中順大夫太醫院使臣韓公麟、少中大夫同提點太醫院事臣汪斌、嘉議大夫提點太醫院事臣麻維繇、正議大夫同簽樞密院事左衛親軍都指揮使提點太醫院事臣鄭忙古歹、昭文館大學士正奉大夫提點太醫院事臣李邦寧、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大都護提點太醫院事臣脫因納。元·申甫等，〈總錄後序〉，收錄於鄭金生、汪惟剛、犬卷太一校點，《聖濟總錄》下冊，頁2343。

獨前對曰：「此與中國某藥侔。」帝加賞異，命為尚醫。<sup>41</sup>

韓公麟後授「醫正郎、御藥局副使」。有兩點值得注意：許國禎是元世祖朝重臣，世祖即位，授榮祿大夫、提點太醫院事；至元十二年遷禮部尚書，後進階光祿大夫。元廷向以重臣領太醫院，〈大都三皇廟碑〉說：「帷幄重臣領之，其貴且重。」<sup>42</sup> 許國禎，絳州人，父祖皆習醫術，「博通經史，尤精醫術」，「世祖在潛邸，國禎以醫徵至瀚海，留守掌醫藥。莊聖太后有疾，國禎治之，刻期而愈」，<sup>43</sup> 許國禎母親韓氏也懂醫術，因醫侍莊憲太后有功，「賜以眞定宅一區，歲給衣廩終身，國禎由是家焉。」<sup>44</sup>

許國禎精於醫道，中統三年受命主持「免醫人差役」；在至元年間先後主持《本草》和《御藥院方》編修工作，而增修《本草》是元代官方的要事，<sup>45</sup> 徵召天下名醫協助，韓公麟亦參與其事。〈資善大夫太醫院使韓公行狀〉記：

初，世祖以本草為未完書，命徵天下良醫為書補之。公承命往以羅天益等二十人應詔。<sup>46</sup>

至元二十一年，翰林集賢大學士許國禎集諸路醫學教授增修《本草》。<sup>47</sup> 許國禎主持《本草》編修工作，很自然找回自己親信協助，韓公麟又找其他醫者

41 元·蘇天爵，〈資善大夫太醫院使韓公行狀〉，《滋溪文稿》（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 22，頁 372。

42 元·許有壬，〈大都三皇廟碑〉，《至正集》（《元人文集珍本叢刊》第 7 冊），卷 44，頁 217。

43 《元史》，卷 168 〈許國禎傳〉，頁 3963-3964。

44 《元史》，卷 168 〈許國禎傳〉，頁 3963-3964。

45 元廷推廣醫學的方向，固然重視運氣，並沒有忽略本草、藥方。忽必烈在至元年間，曾耗費四年，集海內外名醫，編修《本草》，可惜沒有刊行。元人私撰《本草》則有朱軾《大元本草》。忽必烈時期，國力強盛，能搜求各地藥物，為編修《本草》創造有利條件，特別是回回藥物，在大德六年升廣惠司掌回回醫藥，至正二十九年置回回藥物院掌回回藥事。元代太醫所選醫人必須習《本草》，十科之中除祝由書咒科外，其餘各科所試醫書亦包含《神農本草經》一部。參陳高華，〈忽必烈修《本草》〉，《元代研究論稿》（北京：中華書局，1991），頁 447-449。《元典章》，卷 32 〈禮部五·學校二〉，頁 1110-1113。在至元四年（1267），許國禎編成《御藥院方》，收方千餘首，並由元廷刊行。

46 元·蘇天爵，〈資善大夫太醫院使韓公行狀〉，《滋溪文稿》，卷 22，頁 374。

47 《元史》，卷 13 〈世祖紀〉，頁 271。

襄助，其中一個是羅天益。大約在至元二十五年，太醫院新編《本草》完成。

從許國禎引薦入朝的醫者，可以見到以地域編織成的一幅關係網。許國禎家於真定，這個因緣使得許國禎認識到真定醫者及其醫術。韓公麟是真定人，由韓公麟引薦的羅天益也是真定人。<sup>48</sup> 許國禎所薦醫者極多，竇行冲是其中一人。〈元故尚醫竇君墓碣銘〉說：

真定竇氏以醫術名著百餘年矣，至君而名益顯。君諱行冲，和卿其字也。世祖皇帝在位既久，一時才俊悉被任用，聞郡國有名能藝術者亦遣使徵之。親詢其人，以察其所學，而其人非真有所能則亦不敢應也。當是時，光祿大夫許國禎領尚醫事，以君名聞，即日被徵，既至，入見便殿，賜對稱旨，命為尚醫。<sup>49</sup>

竇氏累世為醫已有百餘年，即上溯至金代。元世祖徵有藝術異能者，光祿大夫許國禎領尚醫，知竇行冲有名，因而徵召。有元一代，真定醫者入朝成為醫官，還有李綱，先後授南京路醫學教授和襄陽醫學教授。李綱亦因要修《本草》而曾被徵召。<sup>50</sup> 麻澤民，有「今之俞跗」之稱，曾與太醫王儀之為中省都事趙謙治病，有一定名聲。<sup>51</sup> 真定一地醫學影響著元代醫學發展，很值得留意。<sup>52</sup>

48 《古今醫史》說：「羅天益字謙甫，真定人。」清·王文翰，《古今醫史》（《續修四庫全書》第103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頁356。《新元史》〈李杲附羅天益竇行冲〉說：「元初（李）杲有盛名，時人皆以神醫目之。弟子羅天益，字謙甫，亦真定人，能傳其學。同縣竇行冲，字和師，及見天益，得杲書讀之。世祖徵為尚醫。亦有時名。」民國·柯劭忞，《新元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卷242〈李杲附羅天益竇行冲傳〉，頁932-933。

49 元·蘇天爵，〈元故尚醫竇君墓碣銘〉，《滋溪文稿》，卷19，頁310。

50 姚燧〈南京路醫學教授李君墓誌銘〉：「尋詔尚醫，今本草中土物，且遺闕多，又略無四方之藥，宜徧徵天下醫師，夙學多聞者，議板增入，君在徵中，三以老丐，不就車。」元·姚燧，〈南京路醫學教授李君墓誌銘〉，《牧庵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29，頁371。

51 王惲〈中堂事記下〉：「十八日戊辰，中省都事趙謙得腦戶極熾，惲與楊都司誠之求療於太醫王儀之，遂以真定麻澤民與視，凡三往諾焉。踵及門中，使促而去之，自是澤民內侍，不得出者旬日。」元·王惲，〈中堂事記下〉，《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元人文集珍本叢刊》第2冊），卷82，頁383。

52 陳高華最早留意元代名醫出自真定的情況。見陳高華，〈忽必烈修《本草》〉，頁449。

韓公麟校定《聖濟總錄》，完成於大德年間，即現時一般所謂大德本。成宗即位，韓公麟向成宗大力推薦「學爲通儒」集賢學士焦養直。<sup>53</sup> 韓、焦兩人關係甚深。《聖濟總錄》校成後由焦養直寫序，應是韓公麟的關係所致。

由此可見，元代眞定醫者在元廷醫學發展中有一定影響力。金元之際，眞定最有名的醫者非李杲莫屬。蘇天爵在〈元故尚醫寶君墓碣銘〉亦說：

天爵昔者嘗讀覃懷許文正公遺書，有曰：「近世論醫，有主河間劉氏者，有主易州張氏者。張氏用藥依準四時陰陽而增損之，正內經四氣調神之義，醫不知此，妄行也。劉氏用藥務在推陳致新，不使少有怫鬱，正造化新新不停之義，醫不知此，無術也。然主張氏者或未盡其妙，則瞑眩之劑終莫敢投，失幾後時而不救者多矣。主劉氏者或未悉其蘊，則創效目前陰損正氣，遺禍於後日者亦多矣。能用二家之長而無所弊，其庶幾乎。」按劉氏諱守真，精通《素問》，有名金大定、明昌間。既死，其學無傳。張氏諱元素，博極經方，然自漢以下，惟以張機、王叔和、孫思邈、錢乙為得其傳，遂以其學授李杲明之。明之授羅天益謙甫。明之國初有盛名，嘗著《傷寒會要》諸書行于世，謙甫亦著《內經類編》，兩人者皆家眞定，君蓋及見謙甫，盡得明之之書讀之，而有發焉，故其醫業過人如此。<sup>54</sup>

蘇天爵對遼金故事瞭如指掌，許文正（即許衡）生於金泰和九年（1209），在元代是非常有聲望的儒者，「先生隱居於魏，時竇默子聲以針術得名，累被朝廷徵訪，亦隱於魏，最知敬先生。每相遇，則危坐終日，出入經傳，泛濫釋老，下至醫藥、卜筮、諸子百家、兵刑、貨殖、水利、算數之類，靡不研究。」<sup>55</sup> 竇默（漢卿）是中國醫學史上的針灸名家，也是理學家，從名醫李浩習針灸。竇默是廣平肥鄉人，肥鄉離眞定不遠。許衡、竇默、姚樞三人均是元世祖最寵信的儒者，關係密切。秦玲子推測三人在元廷中擔當醫學發展的推手。<sup>56</sup> 羅天益在憲宗三年（1253）從竇默習針灸。<sup>57</sup> 羅天益與另一道學

53 元·蘇天爵，〈資善大夫太醫院使韓公行狀〉，《滋溪文稿》，卷 22，頁 373。

54 元·蘇天爵，〈元故尚醫寶君墓碣銘〉，《滋溪文稿》，卷 19，頁 311。

55 元·許衡，〈考歲略〉，《魯齋遺書》（《文淵閣本四庫全書》第 1198 冊），卷 13，頁 454。

56 Shinno Reiko, "Medical Schools and the Temples of the Three Progenitors in Yuan China: A Case of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s," pp. 89-133.

57 羅天益《衛生寶鑑》記：「癸丑歲初，予隨朝承應，冬屯於瓜忽都地面，學針於寶子

家劉因關係很好，並將其師李杲的書稿交劉因檢校及寫序。<sup>58</sup> 真定不僅是名醫的孕育地，三皇作為道統開端的思想也是在此地孕育。

漢人世侯史天澤降蒙後，為真定等五路萬戶，鎮守真定，安撫流寓文士和大興文教，<sup>59</sup> 世祖中統二年為中書右丞相，元至四年改中書左丞相，而史天澤與許衡、竇默在朝中屬同一集團。<sup>60</sup> 安部健夫指出元代有兩大知識分子集團，其中一派由楊惟中、劉秉忠、趙復興起，竇默、姚樞、許衡、楊恭懿、王恂等繼之，下及耶律有尚、姚燧、劉因。<sup>61</sup> 孫克寬則將兩大知識分子集團稱為東平學派和太行學派（一般稱為魯齋學派），雙方在政治立場有分歧。<sup>62</sup> 魯齋（許衡號）學派中趙復、竇默、姚樞、許衡是以真定為基地，傳承周程朱子理學，受史天澤蔭庇。<sup>63</sup> 真定一地為醫學和理學的互動及結合提供一片土壤。

魯齋學派許衡受忽必烈重用，為元廷正統創造依據。許衡〈稽古千文〉從太極初開一直到蒙元繼統，「伏羲畫卦始造書契，神農、黃帝三皇繼治，五帝少昊、高陽、高辛、堯、舜揖讓傳中以心，曆數在禹，夏承虞禪……」一直經歷各代，「兵變陳橋，宋祖即位，尅平中夏，以國傳弟，九葉中衰，江左六裔，遼金據華，亦各九世。天眷地顧，篤興我元，四海會同，本枝萬年，

聲先生。」元·羅天益，《衛生寶鑑》（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63），卷2，頁13。

58 元·劉因，〈內經類編序〉，《靜修集》（《文淵閣本四庫全書》第1198冊），卷11，頁571。〈答醫者羅謙父〉，《靜修集》，卷23，頁657。劉因是保定容城人，其父居真定，後在真定從學於硯堅。硯堅為李杲撰〈東垣老人傳〉。劉因與羅謙甫結識，也是有跡可尋。元·蘇天爵，〈靜修先生劉公墓表〉，《滋溪文稿》，卷8，頁111。

59 聶樹峰、王秀瓏，〈史氏家族在真定——金元之交的漢人世侯剖析〉，《石家莊師範專科學校學報》2.3(2000.9): 61-67。

60 元·元明善〈丞相東平忠憲王碑〉記：「（安童）年十八入相，薦引端良，責成職任，漢士如史丞相天澤、姚左丞相樞、許左丞相衡、商參政挺、竇學士默尤傑者也。」《清河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323冊），卷3，頁11。參見唐長孺，〈蒙元前期漢文人進用之途徑及其中樞組織〉，頁573-575。

61 （日）安部健夫，〈元代的知識份子和科舉〉，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5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671。

62 參孫克寬，《元初儒學》（臺北：藝文印書館，1953），頁27-77。

63 范洋達，〈元初的東平學風及影響〉，《興大歷史學報》19(2007.11): 45-80。有關趙復生平及其在北方傳播程朱之學，見邱居里，〈趙復遺著與理學北傳〉，《元代文獻探研》（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頁1-31。

稽古提綱，維此千言。」<sup>64</sup>此文表達的是整個歷朝正統，由三皇開始，以至蒙元。柳貫〈全寧路新建三皇廟記〉：「三皇廟祀伏羲氏、神農氏、黃帝氏，即古所謂三皇者。三皇開天立極之功，千萬世帝王所由宗，而歷代未有祠，祠之自我聖朝始。」<sup>65</sup>三皇功德極大，為歷代帝皇所宗。許有壬〈大都三皇廟〉即說：「三皇置一廟，有司以時祭，享昉天寶六載。我元稽古，崇德報功。」<sup>66</sup>「稽古」一詞出自《尚書》〈堯典〉，原文：「曰若稽古，帝堯。」孔安國注說：「若，順也；稽，考也。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堯。」<sup>67</sup>魯齋學派主張從三皇開始而至大元，歷代相繼，塑造治統。元廷是稽古而祭祀三皇，此舉乃崇德報功、報本返始。多篇三皇廟記均說明元廷以報本為由奉祀三皇，

64 元·許衡，〈稽古千文〉，《魯齋遺書》（《文淵閣本四庫全書》第 1198 冊），卷 10，頁 421-422。秦玲子引此文說是道統，並不正確，此文說的是治統（即歷代正統）。道統與治道自周文武王以後，一分為二。陳櫟〈答胡雙湖書〉提出，道統與治道之分，「二帝三皇時，治統與道統合，聖賢達而在上道明，且行此時，經即史，史即經也。帝王往矣，治統與道統分，道統寄於孔孟，窮而在下之聖賢，道雖明不行矣，是後經自經，史自史也。」並謂「伏羲為道統之祖」（元·陳櫟，《定宇集》（《文淵閣本四庫全書》第 1205 冊），卷 10，頁 302-303）。許衡宗主程朱之學。朱子〈中庸章句序〉說：「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下及堯舜禹湯文武，最終為程子。朱子〈大學章句序〉說：「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所以，朱子建立的道統是從三皇開始，「繼天立極」則為三皇之功，此亦為許衡所繼承，而所有三皇廟記推許三皇之功亦是「繼天立極」。朱子經常提及伏羲（見陳榮捷，《朱子新探索》，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8，頁 431-432）。秦玲子又引《紫山大全集》，原文前段正確，但卻忽略後段，意思剛好相反，三皇功德蓋世，凡人皆有報本之義，不應只限於醫者。胡祇遹〈創建三皇廟記〉：「我朝欽崇郊祀，舉秩廢禮，大都小邑皆廟三皇。至元戊子，彰德路宣差遠公總管少中胡公卜地之遠，闡闡幽寂爽塏，可以宅神妥靈，卜於金鳳坊之東，創建而崇起之，洗庸工之陋像，開天日之聖儀，俾萬姓皆知報本崇德，不獨在於醫巫也。」元·胡祇遹，《紫山大全集》（《文淵閣本四庫全書》第 1196 冊），卷 10，頁 189。有關道統與治統之分，扼要說明，參見高明士，〈傳統教育與治統關係〉，《中國教育史》（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頁 163-166；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北京：三聯書店，2011），頁 7-35。

65 元·柳貫，〈全寧路新建三皇廟記〉，《待制集》（《文淵閣本四庫全書》第 1210 冊），卷 14，頁 407。

66 元·許有壬，〈大都三皇廟碑〉，《至正集》（《元人文集珍本叢刊》第 7 冊），卷 44，頁 217。

67 唐·孔穎達，《尚書正義》，《十三經注疏（標點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頁 25。

例如〈鳳州新脩三皇廟記〉：「我皇元以爲報本崇敬，莫大於此。」<sup>68</sup> 三皇既是千萬帝王所宗，報本之義，莫大於奉祀三皇。〈三皇祭禮序〉說：「禮曰：『法施于民則祀之。』孰有先于三皇者乎。然而三代以來，卒莫之能行報本反始，何其闕然。唐元宗僅置廟京師，宋太宗祭伏羲千陳，神農於亳，黃帝於昉，□已郡邑，徧祀咸秩無文，未有盛於我皇元也。」<sup>69</sup> 報本返始，未有先於三皇者，即使唐宋兩朝未及大元。

揭傒斯〈增城三皇廟記〉記：

大德三年，太常言三皇開天建極，創物垂範，爲萬世帝王傳道之首。今太醫院請以黃帝臣俞跗、桐君、鬼臾區、岐伯之屬十大名醫視孔子十哲配享廟廷，是欲以三皇爲醫家專門之祖，非禮經，宜從唐制。中書下禮部議，議如太常。至大元年，中書又以湖廣行省言如太醫院所請配享事下禮部議，請以十名醫視孔子廟諸大儒，列祀兩廡，遂著爲令。<sup>70</sup>

三皇是「爲萬世帝王傳道之首」，此句至爲重要，太常的想法非常貼近許衡，而太常是代表元廷官方的立場，殆無可疑。這印證元廷奉祀三皇，本來與醫學沒有太大關係，是因爲三皇是道統、治統開端。熊禾說：「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自前民開物，以至後人致用，其道德功言，載之六經，傳在萬世，誠後世天子公卿所宜取法者也。若以伏羲爲道之祖，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次而列焉。」<sup>71</sup> 熊禾是朱子三傳弟子，同樣以伏羲爲道之祖。<sup>72</sup> 由此可見，元廷奉祀三皇很可能是魯齋一派傳播朱子學的結果。歐陽玄〈許先生神道碑〉開首清楚說明元世祖和許衡分別繼承道統和治統，說：

68 元·蒲道源，〈鳳州新脩三皇廟記〉，《閑居叢稿》（《文淵閣本四庫全書》第1210冊），卷14，頁686。

69 元·危素，〈三皇祭禮序〉，《危太樸文集》（《元人文集珍本叢刊》第7冊），卷10，頁470。

70 元·揭傒斯，〈增城三皇廟記〉，李夢生標校，《揭傒斯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卷5，頁324。

71 元·熊禾，〈祀典議〉，《熊勿軒先生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4，頁54。另此段在四庫本《勿軒集》，置於〈三山郡泮五賢祠記〉。見《勿軒集》（《文淵閣本四庫全書》第1188冊），卷2，頁786。

72 關於熊禾此說繼承朱子，見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頁32-35。「伏羲爲道統之祖」亦見上引陳櫟〈答胡雙湖書〉。

洪惟聖元度越千古，世祖皇帝以天縱之資，得帝王不傳之學，上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不傳之統，而為不世之君。若魯齋許先生以純正之學，下接周公、孔子、曾、思、孟軻以來不傳之道，而為不世之臣。君臣遇合之契，堂陛都俞之言，所以建皇極，立民命，繼絕學，開太平者，萬世猶一日也。……詔曰：「論世祖之為君，則見我元國家之初，當貞元會合之氣運。」故善於先生者，必以道統為先，而後及其功業……。<sup>73</sup>

此碑是順帝令歐陽玄撰，許衡後學固然視許衡上承道統，<sup>74</sup>而元廷亦接受許衡〈稽古千言〉一套說法，以元朝正統上追至三皇。從朱子到趙復（許衡老師），<sup>75</sup>確立三皇為道統之始，許衡進而由道統為元廷確立治統（即歷代相繼正統）。至順元年（1330），元文宗點定廷試策問之中第二道，就是有關三皇的問題：伏羲、神農、黃帝與堯、舜、禹、湯、文、武之別，並說：「朕誠以為非伏羲、神農、黃帝無以為道，非堯、舜無以為德，非禹、湯、文、武無以為功。」<sup>76</sup>

張養浩〈濟南改建三皇廟記〉：

郡邑廟三皇，而於醫家者流屬之，非古也。夫伏羲、神農、黃帝紹天而王，聖德神功，見諸《易大傳》明甚。彼醫為教，庸敢歧其涯涘，原其然，若謂伏羲氏畫卦以兆卜，神農氏始藥以辨毒，軒轅氏始論疾以詔世，故醫其名者，緣而祖之，於戲。是制也，雖權輿近代，所見者膚，其於反始報本之義，顧有所吻合，國家所以仍焉而弗易者，無乃職是歟？雖然醫之良否，吾民生死實係焉，則其術亦不可謂不重矣。<sup>77</sup>

73 元·歐陽圭，〈元中書左丞集賢大學士國子祭酒贈正學垂憲佐理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魏國公諡文正許先生神道碑〉，《圭齋文集》（《文淵閣本四庫全書》第1210冊），卷9，頁71。原碑在焦作市發現，見郭建設、索全星、宋艷陽，〈許衡神道碑述考〉，《中原文物》2006.4：68-71。

74 元人楊維禎甚至以許衡上接朱子道統。楊維禎〈三史正統辨〉說：「道統者，治統之所在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朱子沒，而其傳及於我朝許文正公，此歷代道統之源委也。」元·楊維禎，《東維子集》（《文淵閣本四庫全書》第1221冊），卷首，頁380。

75 趙復亦以三皇作為傳道圖開端，見元·趙復，《先儒趙子言行錄》，收錄於國家圖書館編，《中華歷史人物別集傳》（北京：線裝書局，2003），卷上，頁447。

76 虞集，〈廷試策問〉，李修生編，《全元文》第26冊，卷815，頁25。

77 張養浩，〈濟南改建三皇廟記〉，李修生編，《全元文》第24冊，卷772，頁599。



由於郡縣爲三皇立廟，依儒學例，與孔子廟、立儒學看齊，引起其他儒者不滿。張養浩的說法，正好總結時人爭論的焦點。張養浩〈沂州三皇廟記〉：

我國家列聖相繼，以人文化天下。維昔世祖皇帝有詔若曰：伏羲、神農、黃帝，實人文之始，其令郡國立廟，用示報本，於是三皇之祀徧天下矣。……三聖人之德，天也，孰弗被其甄陶，而近代則以醫家者流宗之，余嘗以爲未盡焉。或曰彼書有名《本草》者，稱神農；有名《素問》者，稱黃帝；以伏羲，始卦，故又以爲卜筮者之祖。若然，則是以一事一能待聖人也，殊不知三聖人功於後世者，詎上此而已乎。<sup>78</sup>

張養浩以伏羲畫卦爲卜筮祖，與醫學何關？可見即使元人也不太了解其事。王惲〈大元國衛輝路創建三皇碑銘〉：「三聖人開天建極，利生民而仁。後世者論之，特一事爾。在沂流求源，雖出於人心之至情，而報本反始，乃有國之令典。」<sup>79</sup>元世祖下詔建三皇廟，以示報本，是國家令典。但是，要報的本是什麼？結合許衡、許有壬所說，是站在「稽古」脈絡下講報本。最後，以醫者宗之，使得儒者不太滿意。《元史》〈祭祀志〉說：「至正九年，御史臺以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文殊訥所言，具呈中書，其言曰：三皇開天立極，功被萬世，京師每歲春秋祀事，命太醫官主祭，揆禮未稱，請如國子學宣聖廟，春秋釋奠。」<sup>80</sup>三皇開天立極，功被萬世，應受人人奉祀，不應由醫者獨享。<sup>81</sup>

78 張養浩〈沂州三皇廟記〉，李修生編，《全元文》第24冊，卷772，頁601。

79 元·王惲，〈大元國衛輝路創建三皇碑銘〉，《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59，頁180。

80 《元史》，卷77〈祭祀志〉，頁1915。

81 黃潛說：「竊惟三聖人之法，被于萬世，其大庇乎！斯人者，若天覆而地載，不可以一事名言也。」元·黃潛，〈浦江縣三皇廟記〉，《金華黃先生文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323冊），卷10續稿7，頁188-189。胡祇遹〈創建三皇廟記〉：「我朝欽崇郊祀，舉秩廢禮，大都小邑皆廟三皇。至元戊子，彰德路宣差遠公總管少中胡公卜地之遠，闌闌幽寂爽塏，可以宅神妥靈，卜於金鳳坊之東，創建而崇起之，洗庸工之陋像，開天日之聖儀，俾萬姓皆知報本崇德，不獨在於醫巫也。」元·胡祇遹，〈創建三皇廟記〉，《紫山大全集》（《文淵閣本四庫全書》第1196冊），卷10，頁189。這種反對聲音與地域學派也有關係，黃潛和吳師道是金華學派的代表人物，也是推尊朱子之學，但是兩人均反對元廷以醫者奉祀三皇。吳師道〈國學策問〉說：「前代古帝王之祭，不獨三皇也。祭三皇著令於唐。夫其開天建極，功被萬世，固當在所尊。我朝大建宮宇，春秋祭祀，甚盛典也。顧乃屬之醫家者流，而限為專門曲藝之祖，議禮之意，

從政治角度而言，許衡爲大元尋索治道和正統，找到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及其所建大功的理據，上接太極初開，下啓堯舜，一直到大元。<sup>82</sup> 元廷奉祀三皇原是報本返始的舉措，何以最終成爲醫者獨享？醫者獨享奉祀三皇的因由何在？換言之，三皇作爲醫學始源的依據是甚麼？晉皇甫謐《帝王世紀》已將三皇列爲醫道始祖，但是若說金元醫者受《帝王世紀》說法影響，似乎沒有直接關係。從醫學角度而言，許衡處於金元之世，對醫學頗爲留意，對當時醫術傳習的線索，認爲有兩大家：劉守真（河間）、張元素（潔古，易州）。蘇天爵認爲劉守真死後其學不傳，僅得張元素傳李杲，李杲傳羅天益。竇行沖因在羅天益處得見李杲醫書，醫術得以大進而成爲名醫。李杲弟子王好古，在《此事難知》〈醫之可法〉說：「自伏羲、神農、黃帝而下名醫雖多，所可學者有幾人哉？」<sup>83</sup> 同樣確定三皇爲醫始祖。在金代華北，醫者已開始以三皇爲始祖而立廟奉祀三皇。許國禎所舉醫人皆是真定人，而真定一地醫術習誦風氣，使得名醫輩出。同時，元代道學家許衡、竇默、劉因等與李杲一系醫者關係友好。真定及其周邊地方成爲金元醫學最發達的地區，也是在史天澤蔭底下魯齋學派的大本營。

總而言之，元代部分醫官存在一個隱而不見的地域關係網，並繼承著金代醫者所傳。《聖濟總錄》是綜合性醫著，首章仔細地記述每年時月運氣推算與疾病關係。此書卷帙龐大，按門別類，總集前代醫方，是集大成的方書。此書先由北宋官方編纂，再經金朝重校，它的權威性毋庸置疑。所以，元代醫者上承北宋以來醫學發展，以運氣學說作爲醫者必習知識，又以十三科（併爲十科）作爲習業基礎，而《聖濟總錄》本是北宋官方編纂的醫書，正可滿足此兩項條件。

---

其可得而聞歟？繁欲究名號之是非，覈書文之真偽，訂祀典之當否，談三皇者，不可以不知也。」元·吳師道，〈國學策問〉，邱居里、邢新欣校點，《吳師道文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頁 456。

82 朱子以太極為萬物最後根據，即是理。參見方世豪，〈朱熹的《太極圖解》及《太極圖說附解》〉，《人文》網站第 155 期，2006.11，<http://www.hkshp.org/humanities/ph155-04.htm>（2016.3.12 上網檢索）。

83 元·王好古著，項平校注，〈醫之可法〉，《此事難知》（南京：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1985），卷 1，頁 1。

### 三、金元醫者的承接

眞定人羅天益是李杲的嫡傳弟子；竇行沖亦受李杲醫術所影響。許衡對李杲在金元醫壇地位評價極高：「東垣之醫，醫之王道也。有志於學醫者，必盡讀東垣之書，而後可以言醫也。」<sup>84</sup> 李杲在元代醫壇上地位極高，從眞定而來進入元廷的醫者，風氣所及，多受其影響。元代人開創一個醫學正傳譜系，啟始自金代劉完素（河間人，字守眞），繼以張從正、李杲爲宗。

金代醫學自劉河間出，下開金元醫學的新格局。學者對金元醫學的探索，指出元代醫者以上承金代醫學自居，分爲兩條路線：一是直接承接劉河間醫術，另一是從劉守眞、張易州、李杲下來，透過李杲上接劉河間醫術，並認爲金元醫學傳承由北到南。<sup>85</sup> 其一，李濂《醫史》記葛應雷傳說：

葛應雷，字震父，姑蘇人也。攻於醫，嘗著《醫學會同》二十卷，推五運六氣之標本，察陰陽升降之左右，以定五臟六腑之虛實，合經絡氣血之流注，而知疾病之候，死生之期……按察判官李某，中州名醫也，因診父疾復諮于應雷，聞其答論，父子相顧駭愕曰：「南方亦有此人耶！」乃盡出所藏劉守眞、張潔古書，與之討論，無不脗合，而劉、張之學，行於江南，寔自是始應雷。<sup>86</sup>

葛應雷並不是直接師承自劉河間、張易州，只是閱讀兩人的著作。李濂只是指出劉河間、張易州之學在江南流行，由葛應雷開始。一位中州名醫將劉河間、張易州的醫書帶至南方，掀起了江南地區學習劉、張醫術的風氣。金末時期，劉河間醫書在北方已經被整理印行，故能流傳至南方。劉完素特重運

84 明·李濂，〈李杲傳〉，《醫史》（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2），卷5，頁99。元人杜思敬在〈濟生拔萃序〉說：「昔嘗聞許文正公語及近代醫術調潔古之書，醫中之王道。服膺斯言，未暇尋繹。潔古者，張元素也。潔古，其號也，雲岐子璧其子也。東垣李杲明之，海藏王好古進之，宗其道者也。羅天益謙夫，紹述其術者也，皆有書行於世。」元·杜思敬，〈濟生拔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無頁碼。

85 吳以義，〈溪河溯源：醫學知識在劉完素、朱震亨門人間的傳遞〉，《新史學》3.4 (1992.12): 57-94。梁其姿，〈宋代至明代的醫學〉，《面對疾病：傳統中國社會的醫療觀念與組織》，頁1-17。

86 明·李濂，〈葛應雷補傳〉，《醫史》，卷9，頁203。

氣學說，葛應雷亦「推五運六氣之標本」。〈故天臨路醫學教授嚴君墓誌銘〉：「河間劉完素守眞、考城張從政子和，以醫鳴於金，江南未有聞其說者。君購得其書，一按以法上祖張機，下宗二子，博觀約取，條理斯析，乃自著書以發其蘊，根據議論，悉證諸古，有醫學啟仲景論評若干卷，吳公寔爲之序，永康胡公長孺教授其鄉，與論運氣之旨，補益尤多。」<sup>87</sup> 嚴君在江南地區同樣以購得劉完素、張子和書而承其學。嚴氏和葛氏的共同點均是從劉完素書習得其法，並受其運氣學說影響。

根據〈元故嘉議大夫邵武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汪公行狀〉，另一參與重校《聖濟總錄》者汪斌，早在南宋時已有醫名，曾入爲醫官，至元廿三年世祖徵天下賢才應詔，因醫術了得，拜太醫院官。汪斌「凡醫家所謂五運六氣與政事歲相符合者，無不備陳，故雖以醫進，而默能裨益政治。」<sup>88</sup> 汪斌精於「五運六氣與政事歲相符合」，此即宋徽宗在政和年間推行天運政治，以國家曆法與運氣學說相結合的主張，具載於《聖濟總錄》。<sup>89</sup> 汪斌不只是醫官，因他掌握運氣學說相關知識而參與政治事務。

另一條路線是朱震亨。戴良〈丹溪翁傳〉記：

乃渡浙河，走吳中，出宛陵，抵南徐，達建業，皆無所遇。及還武林，忽有以其郡羅氏告者。羅名知悌，字子敬，世稱太無先生。宋理宗朝寺人。學精於醫，得金劉完素之再傳，而旁通張從正、李杲二家之說。<sup>90</sup>

朱丹溪上接劉河間的醫術是透過羅知悌。羅知悌醫術則上承劉河間，「金氏之有中原也，張潔古、劉守眞、張子和、李明之四人者作醫道，於是乎中興……（守眞）其治法則與子和相出入者也，張氏一再傳，其後無聞。李氏弟子多在

87 元·危素，〈故天臨路醫學教授嚴君墓誌銘〉，《危太樸文續集》（《元人文集珍本叢刊》第 7 冊），卷 6，頁 556-557。

88 元·邵亨貞，〈元故嘉議大夫邵武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汪公行狀〉，《野處集》（《文淵閣本四庫全書》第 1215 冊），卷 3，頁 205。

89 范家偉，《北宋校正醫書局新探》，頁 273-288。

90 明·戴良，〈丹溪翁傳〉，《九靈山房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 5，頁 70-71。有關朱震亨生平研究，可參 Charlotte Furth, "The Physician as Philosopher of the Way: Zhu Zhengheng (1282-1358),"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6.2(2006.12): 423-459。張學謙，〈從朱震亨到丹溪學派——元明儒醫和醫學學派的社會史考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6.4(2015.12): 777-809。

中州，獨劉氏傳之荊山浮圖師，師至江南，傳之宋中人羅知悌，而南方之醫皆宗之矣。及近時天下之言醫者，非劉氏之學，弗道也。」<sup>91</sup> 這條資料不單表達從金至元醫學傳承的軌跡，還點明劉河間之學為醫學正傳，而李杲弟子多在中州，也點明李杲醫術在華北地區得到繼承。在金宋分隔時期，劉河間醫術經由荊山浮圖，傳至南方，經由南宋人羅知悌，使得聲名大顯。戴良是元明人，卒於明洪武十六年（1383），所謂近時指的應是元代。

金代醫學有四家：劉完素（河間）、張潔古（易州）、張子和（從正）、李杲（東垣），活躍於北方河北一帶地方，是元代醫者上接金代醫學的切入點。上述資料說明劉河間醫術透過書籍傳播和師門傳承，從北至南開展。劉河間撰作醫書及其活躍時期，在金大定年間，死後，家人和門人弟子整理其著作，使得他的醫術得以傳揚。元代醫者亦以劉河間醫書為參考，「作承天仁惠藥局，俾大醫院使臣耿某，取《和劑局方》、《御藥院方》、張長沙《傷寒論》、《宣明論》、《端効方》、《朱氏活人書》、《嚴氏濟生方》、《楊氏方》、錢氏《小兒方》，擇其藥之適用者，分廿六門，凡二百七十五方。」<sup>92</sup>《泰安申君墓碣銘》：「國瑞……敦尚詩書，於醫尤邃，嘗節《素問》、《宣明論》，《補名醫》錄行於世。至元間，兩為泰安州醫學教官，眾無不推服者。」<sup>93</sup>《宣明論》乃劉河間所撰，是元代醫者知識來源之一。

蘇天爵〈元故河間路醫學教授王府君墓表〉：

至元六年，予自維揚被召入朝，道出河間，以疾止。命醫視疾，得王彥澤氏。間詢其家世之自，彥澤言曰：「吾王氏家河間數世矣，皆以醫業相傳，至先考教授府君而名益著。……」彥澤又曰：「昔金大定間，鄉郡有良醫劉氏完素，能起危疾，名傾朝野。累召不起，賜號高尚先生。兵後子孫皆亡，而所著書幸在。先世嘗因劉氏遺書以治其術，府君曰：『不可使劉氏之學無所傳也。』」即其故居作新祠宇，旦望率醫者祠之，庶幾瞻拜儀刑，講習論著，益廣其傳，以活斯人焉。府君之沒今十餘年，得公一言以表于

91 元·王禕，〈叢錄〉，《王忠文公集》（《文淵閣本四庫全書》第1226冊），卷20，頁431-432。

92 元·虞集，〈承天仁惠局藥方序〉，《道園學古錄》（《文淵閣本四庫全書》第1207冊），卷22，頁323。

93 元·王旭，〈泰安申君墓碣銘〉，《蘭軒集》（《文淵閣本四庫全書》第1202冊），卷16，頁884。

墓，則其行義庶不泯沒矣。」<sup>94</sup>

王彥澤諸子亦是醫者，蘇天爵續說：「嘗考夫劉氏之言曰：『醫教當本乎五運六氣，世之醫者由未知陰陽變化之道，失其意者多矣。』乃著《運氣要旨》以明其經，《藥證宣明論》以證其方，《玄機病原式》以辯其誤，大抵皆祖素問而為言也。其用功精深，造術淵奧。而王氏祖父子孫居同里閭，討論遺書，風聲習尚，蓋有默契者焉，故其尊崇景仰若此。」<sup>95</sup> 王彥澤父祖習得劉河間醫術，因處於河間一地，風尚所在。蘇天爵特別點出劉氏運氣學說的精妙之處。蘇天爵認為金代醫學造詣最高者為劉河間，當入方技傳。<sup>96</sup> 許衡、蘇天爵以及上引諸說，肯定劉河間作為金代醫學代表人物和醫學正宗，而元代醫者亦以上接劉河間自居。

由此可見，金代兩大家劉河間、李杲醫術傳承，其中一個因素是地域關係。劉河間醫術的傳播，一方面從北入南，醫者葛應雷、朱丹溪為其傳人。另一方面，劉河間、李杲在北方，透過地域關係，尤其在河北地區河間、真定，因應其所開風氣而承接者，亦有人在。這批人進入元廷官方醫療體系，同時為元代醫學發展帶來新的方向。

元代醫者上承金代醫者，醫學知識傳承固然有之，而金代河北地區是醫者輩出之地，已有醫者奉祀三皇。閻復〈定興縣三皇廟記〉說：「定興縣有祠，在縣東北隅，金大安庚午（1210）所建，前進士張珣文石在焉。國初，蔡國張公，改築峴縣治西南河內村，距城二十里而近……。」<sup>97</sup> 定興縣屬保定路易州，而易州當以張從正最知名。其實，河間路、保定路、真定路三路比鄰，均在今河北省。魏初〈重修懷州三皇廟〉：「太醫王某詣初言懷州孝感坊，舊有三皇廟五間，蓋壬子歲州醫教授趙元、張淵，管勾張嗣興所創也，迄今四十餘年矣。」<sup>98</sup> 綜合這條資料和前文，筆者嘗試疏理出一條線索：金代醫者

94 元·蘇天爵，〈元故河間路醫學教授王府君墓表〉，《滋溪文稿》，卷 19，頁 312。

95 元·蘇天爵，〈元故河間路醫學教授王府君墓表〉，《滋溪文稿》，卷 19，頁 313。

96 元·蘇天爵，〈三史質疑〉，《滋溪文稿》，卷 25，頁 423。蘇天爵亦是真定人，世居此地，因此或對醫者事情亦知一二。

97 元·閻復，〈定興縣三皇廟記〉，《全元文》第 9 冊，頁 238。

98 元·魏初，〈重修懷州三皇廟〉，《青崖集》（《文淵閣本四庫全書》第 1198 冊），卷 3，頁 735。

將伏羲列爲三皇來奉祀，同時重視運氣學說，而《聖濟總錄》在金代受到重視。回溯前文，那麼伏羲留傳哪一部醫著，使得他與黃帝、神農並列爲醫學始祖？這是串連起金代這三個現象的關鍵。

三皇中的伏羲、黃帝與運氣學說關係極深。何夢桂〈建德路新創三皇廟記〉：

伏羲初造書契，已無所於考。其曰《本草經》，神農之書也。曰《內經》，黃帝之書也。二經非得書契，將不足以載，故謂三聖人之功，一也。然特其跡也，序尚書者言三皇之書，謂之三墳。墳，大也。三墳蓋言大道也。<sup>99</sup>

其實，伏羲並不是因爲造書契而列爲醫家之祖，這不是醫者所理解的伏羲。劉河間在〈素問玄機原病式·序〉引孔安國〈尚書序〉所說三皇和三墳（「三皇之書，書曰三墳」），並將這種論述用於醫學淵源。劉河間〈素問玄機原病式·序〉開首述醫道源流，由伏羲、神農、黃帝而下，開展爲儒道兩教：

夫醫教者，源自伏羲，流於神農，注於黃帝，行於萬世，合於無窮，本乎大道，法乎自然之理。孔安國序《書》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三墳者，五典之本也，非無常道，但以大道為體，常道為用，天下之能事畢矣。……洎乎周代，老氏以精大道，專為道教；孔子以精常道，專為儒教。由是儒、道二門之教著矣。歸其祖，則三墳之教一焉。儒、道二教之書，比之三墳之經，則言象義理，昭然可據，而各得其一意也。故諸子百家，多為著述，所宗之者，庶博知焉。<sup>100</sup>

劉河間追溯醫教來源自三皇：伏羲、神農、黃帝，並引孔安國序言，三墳爲儒、老、諸子所宗。劉完素以醫祖三皇和三墳，醫學不只是技藝，而是承載大道，並續說：「醫之妙用，尙在三墳。……《易》教體乎五行八卦，儒教存乎三綱五常，醫教要乎五運六氣，其門三，其道一，故相須以用而無相失，

99 元·何夢桂，〈建德路新創三皇廟記〉，《潛齋集》（《文淵閣本四庫全書》第1188冊），卷9，頁495。

100 金·劉完素，〈素問玄機原病式·序〉，《金元四大醫家醫學全書》（太原：山西科技出版社，2012），頁5。

蓋本教一而已矣。」<sup>101</sup> 醫教重點則在於五運六氣之道，與《易》、儒之道相一致。劉河間〈素問要旨論序〉（即《內經運氣要旨論》）：

有祖聖伏羲占天望氣，及視龍馬靈龜，察其形象而密解玄機，無不符其天理，乃始以為文字畫卦，造六甲曆紀，命曰《太始天元冊文》，垂不示之於後人也；以誥神農詔明其道，乃始令人食穀，以嘗百藥而制《本草》矣；然後黃帝命其岐伯及鬼臾區以發明太古靈文，宣陳造化之理，論其疾苦，以著《內經》焉。……凡此三皇三經，命曰三墳。<sup>102</sup>

三皇各留下三經，神農留下《本草》、黃帝留下《內經》，而伏羲造六甲曆紀則留下《太始天元冊文》，劉河間定此三者合稱為三墳，完全從留下醫著角度出發。伏羲對醫學貢獻，絕不是如元代人所認為，畫卦造書契而已。<sup>103</sup> 從劉完素看來，伏羲確實留下一部重大的醫書，而且是大道所在。

劉河間認為醫道根本在於五運六氣，通於《易》、儒，並引《素問》〈天元紀大論〉、《仙經》、《素問》〈三部九候論篇〉、《素問》〈至真要大論篇〉、《素問》〈六節藏象論〉，得出結論是：「不知運氣而求醫無失者，鮮矣！」<sup>104</sup> 劉河間最終想提出運氣學說是醫學根本：

觀夫世傳運氣之書多矣，蓋舉大綱，乃學之門戶。……世俗或以謂運氣無微，而為惑人之妄說者。或但言運氣為大道玄機，若非生而知之則莫能學之者。由是，學人寡而知者鮮。設有攻其本經，而復有注說雕寫之誤也，況乎造化玄奧之理，未有比物立象以詳說者也。<sup>105</sup>

101 金·劉完素，〈素問玄機原病式·序〉，《金元四大醫家醫學全書》，頁 5。

102 金·劉完素，〈素問要旨論序〉，《金元四大醫家醫學全書》，頁 158。

103 何夢桂在大德三年所寫〈建德路新創三皇廟記〉，記三皇開天立極，「然求其遺經，伏羲初造書契，已無所於考。其曰《本草經》，神農之書也；曰《內經》，黃帝之書也。二經非得書契，將不足以載，故謂三聖人之功一也。」元·何夢桂，〈建德路新創三皇廟記〉，《潛齋集》，卷 9，頁 495。〈全寧路新建三皇廟記〉：「宓戲身察陰陽六氣，以有四時水火升降之象。神農辨草木色腥，而審其燥寒平毒畏惡之性，著《本草》立方書對察和齊致利天下。黃帝坐明堂，觀八極，察氣推運，作《內經》以命臣色脉方餌。三皇之書，大抵以醫傳其書……。」同樣說不出伏羲所傳是哪一部書。元·柳貫，〈全寧路新建三皇廟記〉，《待制集》，卷 14，頁 407。

104 金·劉完素，〈素問玄機原病式·序〉，《金元四大醫家醫學全書》，頁 5。

105 金·劉完素，〈素問玄機原病式·序〉，《金元四大醫家醫學全書》，頁 6。



劉河間注重運氣久矣，自覺據古聖賢王的經典，甚得其意，發揮運氣學說的奧妙：

本乎三墳之聖經，兼以眾賢之妙論，編集運氣要妙之說，十萬餘言，九篇三部，勒成一部，命曰《內經運氣要旨論》，備見聖賢之妙用。<sup>106</sup>

這部《內經運氣要旨論》雖精妙，臨時處方，猶恐後學未能貫通，於是在運氣學說和張仲景說基礎上，再完成《醫方精要宣明論》。<sup>107</sup> 劉氏認為醫者「唯以別陰陽虛實，最為樞要，識病之法，以其病氣歸於五運六氣之化」，於是又再撰《素問玄機原病式》，目的是「詳論天地運氣造化自然之理」，匡正世俗謬說。<sup>108</sup>

追溯運氣學說的推廣與應用，是在北宋徽宗朝。朱肱〈運氣圖序〉說：「比者朝廷大興醫學，發明三墳，運氣為先」，<sup>109</sup> 三墳是三皇留下著作，發明三墳以運氣為先，朱肱與劉河間的說法同出一轍，確立運氣與三墳關係。劉完素《新刊圖解素問要旨論》：「夫醫教者，伏自三墳，流於黃帝，至今數十萬載，人皆不達《素問》五運六氣造化之理，皆尋檢方論，妄行調治，全不論五運六氣造化之理，標本順逆，與三陰三陽虛實邪正者從治。」<sup>110</sup> 醫教、醫道來自三墳。馬宗素在〈新刊圖解素問要旨論序〉說：

宗素自幼留心醫術，酷好《素問》、《內經》、《玉冊靈文》，以師先生（指劉河間）門下，粗得其意趣，釋《要旨》九篇，分作八卷，入式運氣，載設圖輪，明五運六氣、主客勝負、太過不及、淫邪反正，重釋《天元玉冊》、《匱靈文》、《素問》、《靈樞》，撮其隱奧運氣之旨也。……今將《太古靈文》，乃《素問》之關鑰，事其源流，法明解惑耳。<sup>111</sup>

劉河間及其弟子視《天元玉冊》（即《玉冊靈文》，內文有「《太古天元玉冊》靈文」）是開啓《素問》奧旨的鑰匙。劉河間所主五運六氣說，是以《天元玉

106 金·劉完素，〈素問玄機原病式·序〉，《金元四大醫家醫學全書》，頁6。

107 金·劉完素，〈素問玄機原病式·序〉，《金元四大醫家醫學全書》，頁6。

108 金·劉完素，〈素問玄機原病式·序〉，《金元四大醫家醫學全書》，頁6。

109 宋·朱肱，〈運氣圖序〉，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129冊（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卷2790，頁233。

110 金·劉完素，《新刊圖解素問要旨論》，卷7，《金元四大醫家醫學全書》，頁210。

111 馬宗素，〈新刊圖解素問要旨論·序〉，《金元四大醫家醫學全書》，頁157。

冊》為根本。

《天元玉冊》是三皇留下三墳之書，這種說法早見於北宋。<sup>112</sup> 北宋劉溫舒〈素問入式運氣論奧·序〉說：「夫醫書者，乃三墳之經。伏羲觀天文造甲曆，神農嘗百藥制《本草》，黃帝論疾苦成《素問》。」<sup>113</sup> 劉河間詮釋得很清楚，伏羲所造甲曆實即完成《太始天元冊文》，此與《素問》、《神農本草經》合為三皇三經。因此，三皇包含伏羲是北宋、金以來醫者對當時流行運氣學說來源的追溯，藉此確定運氣學說為醫道根本。元代由醫者奉祀三皇，其淵源應上接金代劉完素對三皇和三墳的理解。

最後，《天元玉冊》與《聖濟總錄》有何關係？《天元玉冊》在北宋時，托名唐代王冰所傳。北宋徽宗在政和七年（1117），以《黃帝內經》、《玄珠密語》、《天元玉冊》等具載運氣學說的書，作為天運政治的基礎，頒下每年時月運氣。政和七年九月十五日禮制局奏請，在每年十月「月朔布政」，<sup>114</sup> 根據新的一套曆運，從政和八年到宣和三年（1121），每年和每月頒下該年月運氣。<sup>115</sup> 政和八年四月二十四日，詔〈刊正《內經》〉：

重和元年十一月十五日，詔以《內經》考其常，以《天元玉冊》極其變。<sup>116</sup>

徽宗政和八年，再刊正《內經》，同年改元重和，十一月下達此詔。此時《天元玉冊》與《內經》相結合。在重和元年十一月十五日，徽宗詔文，詳細道

112 北宋楊時〈贈醫者鄧獻臣〉：「《天元玉冊》有遺義，探索始自三皇前。桑君越人不世出，鑱石鍼灸誰能傳。」宋·楊時，〈贈醫者鄧獻臣〉，《龜山集》（《文淵閣本四庫全書》第 1125 冊），卷 3，頁 470。

113 宋·劉溫舒著，張立平校注，〈序〉，《素問運氣論奧校注》（北京：學苑出版社，2008），頁 3。

114 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1957），〈運曆一〉，頁 2132。

115 嚴世芸指出：「宋徽宗時，推行天運政治，運氣學說得以盛行。政和七年十月一日發布的第二年的運曆中，竟預載政和八年將要流行的傳染病。」見嚴世芸，《宋代醫家學術思想研究》（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93），頁 10。所謂「天運政治」是指「歲運」和「曆數」，亦可稱「運曆」，徽宗自政和七年十月開始，根據運氣學說，每年十月頒布下一年的歲運氣。

116 宋·王應麟輯，〈刊正《內經》〉，《玉海》第 2 冊（揚州：廣陵出版社，2003），卷 63，頁 1196。

出來龍去脈：

朕閱《內經》考建天地，把握陰陽，其理至矣。然相生相剋，相刑相制，周流六虛，變動不居，非常理所能究者，唯《天元玉冊》盡之，可令頒政府與校正。所以《內經》考其常，以《玉冊》極其變，庶幾財成其化，輔相其宜，以詔天下後世。<sup>117</sup>

就運氣學說而言，《素問》是理論來源，考察「常」的部分；《天元玉冊》是實際推算基礎，窮究「變」的部分。徽宗以運氣學說行天運政治的同時，亦將運氣學說來源之一《天元玉冊》並加校正，確立《天元玉冊》與《內經》相輔相承關係，最終使得運氣學說整個架構得以完成。這套徽宗朝政治與醫學結合的學說，從汪斌受元世祖重視，或能反映元廷之內接受這套學說。

《聖濟總錄》是北宋官方編纂醫書，開首卷就是詳細說明六十年（天干地支相配）運氣圖，以《內經》和《天元玉冊》為基礎，將運氣學說列為最重要且置於卷首的項目，而北宋人並將之視為伏羲所傳。這兩點為劉完素所繼承，確立醫教源自三皇，《天元玉冊》是伏羲所傳，而運氣學說則是醫學根本。在運氣學說應用上，北宋、金人是採用《聖濟總錄》為依據，究其原因，《聖濟總錄》按年月列出運氣及其疾病和主治方法，容易查考，<sup>118</sup>而「故近代諸書，獨不若《聖濟總錄》之詳且備也。」<sup>119</sup>

#### 四、結 論

元代醫者以上接金代醫者自居，從劉河間、張易州到李杲，在地域上，河間、保定（易州）、真定三路比鄰，醫學傳承，風氣影響元代醫學發展。早

117 清·徐松輯，苗書梅等點校，《宋會要輯稿》（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1），〈崇儒·校勘〉，頁 225。

118 元代醫者戴德夫撰有五運六氣圖，胡炳文〈題戴德夫五運六氣之圖〉說：「德夫之為斯圖也，六十年氣運瞭然在目，司天司泉休咎可運諸掌，凡醫者得之，皆可以脉三因而效十全，神矣哉。」元·胡炳文，〈題戴德夫五運六氣之圖〉，《雲峰集》（《元人文集珍本叢刊》第 4 冊），卷 4，頁 188。戴德夫此是否參考《聖濟總錄》而來，不得而知，但以六十歲圖方式顯示，可以瞭然在目。

119 焦養直，〈大德重校聖濟總錄序〉，趙佶編，鄭金生、汪惟剛、犬卷太一校點，《聖濟總錄》下冊，頁 2342。

於金代，易州亦已建三皇廟。元代奉祀三皇伏羲、神農、黃帝，由醫者獨享其祀，必須上溯北宋、金代儒學和醫學兩者發展，以及元代醫者如何上接金代醫者。元代醫者上接金代劉完素、張從正、李杲諸家醫術，並以此為正傳，而地域因素和書籍傳播因素，在這種金元醫學傳承關係扮演了重要角色。金代劉完素是四大家之首，徽宗朝醫學發展造就劉完素醫學的特點，而徽宗朝推行天運政治，以運氣學說為基礎，確立《天元玉冊》一書地位。《天元玉冊》更被定為三墳之書，伏羲所傳，劉完素即持此說。劉完素認為醫道根本是運氣，運氣存於《天元玉冊》，傳自三皇伏羲。元代醫者以劉完素為醫道正宗，繼承劉完素及其所傳為職志，使得運氣學說也被元代官方和醫者推為醫道根本。所以，三皇被視為醫道始源，為醫者獨享其祀，原因正在於此。《天元玉冊》所載運氣學說涉及複雜推算，反而徽宗朝編纂《聖濟總錄》，既提供按年月運氣疾病及其治療，也是醫方集大成，經歷金代大定年間重校，至元代大德年間由一批真定醫者主持校定工作，並透過三皇廟建立頒至各地。元代興立三皇廟的意義，與運氣學說有密切關係，背後也有可能是一批以上接金代醫學為職志的元代醫者所推動。<sup>120</sup>

魯齋學派傳承、發揚朱子學，確立三皇開天立極，並為元廷正統尋找依據。金代醫者上承北宋徽宗朝醫學發展，確立三皇為醫學始源，此又為元代醫者繼承。魯齋學派與北方醫者（特別是真定及其附近所興起的四大家）關係密切，兩者合流最終使得元廷確立三皇奉祀，並以醫者獨享其祀。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晉·皇甫謐著，徐宗元輯，《帝王世紀》，北京：中華書局，1964。

唐·孔穎達，《尚書正義》，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標點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宋·王應麟輯，《玉海》，揚州：廣陵出版社，2003。

---

120 張世清〈元代醫祀三皇考〉以元代為滿足對醫學人才的需要，而將三皇列入祭祀，將漢族祖先貶為醫者祖師，加劇民族矛盾。此說誇大醫祀三皇的歷史作用。

- 宋·楊時，《龜山集》，《文淵閣本四庫全書》第 1125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宋·趙佶編，鄭金生、汪惟剛、犬卷太一校點，《聖濟總錄》，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13。
- 宋·劉溫舒著，張立平校注，《素問運氣論奧校注》，北京：學苑出版社，2008。
- 金·劉完素，《素問玄機原病式》，收錄於《金元四大醫家醫學全書》，太原：山西科技出版社，2012。
- 金·劉完素，《新刊圖解素問要旨論》，收錄於《金元四大醫家醫學全書》，太原：山西科技出版社，2012。
- 元·不著撰人著，方齡貴校注，《通制條格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1。
- 元·不著撰人著，陳高華等點校，《元典章》，北京：中華書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
- 元·元明善，《清河集》，《續修四庫全書》第 1323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元·王好古著，項平校注，《此事難知》，南京：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1985。
- 元·王旭，《蘭軒集》，《文淵閣本四庫全書》第 1202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元·王惲，《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元人文集珍本叢刊》第 2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 元·王禕，《王忠文公集》，《文淵閣本四庫全書》第 1226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元·危素，《危太樸文集》，《元人文集珍本叢刊》第 7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 元·危素，《危太樸文續集》，《元人文集珍本叢刊》第 7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 元·何夢桂，《潛齋集》，《文淵閣本四庫全書》第 118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元·吳師道著，邱居里、邢新欣校點，《吳師道文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
- 元·杜思敬，《濟生拔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
- 元·邵亨貞，《野處集》，《文淵閣本四庫全書》第 1215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元·姚燧，《牧庵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
- 元·柳貫，《待制集》，《文淵閣本四庫全書》第 1210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元·胡炳文，《雲峰集》，《元人文集珍本叢刊》第 4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 元·胡祇遹，《紫山大全集》，《文淵閣本四庫全書》第 1196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元·袁桷，《延祐四明志》，《文淵閣本四庫全書》第 491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元·許有壬，《至正集》，《元人文集珍本叢刊》第 7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 元·許衡，《魯齋遺書》，《文淵閣本四庫全書》第 119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元·陳櫟，《定宇集》，《文淵閣本四庫全書》第 1205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元·揭傒斯，《文安集》，《文淵閣本四庫全書》第 120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元·揭傒斯著，李夢生標校，《揭傒斯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元·程鉅夫，《雪樓集》，《文淵閣本四庫全書》第 1202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元·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續修四庫全書》第 1323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元·楊維禎，《東維子集》，《文淵閣本四庫全書》第 1221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元·虞集，《道園學古錄》，《文淵閣本四庫全書》第 1207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元·熊禾，《勿軒集》，《文淵閣本四庫全書》第 118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元·熊禾，《熊勿軒先生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
- 元·蒲道源，《閑居叢稿》，《文淵閣本四庫全書》第 1210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元·趙復，《先儒趙子言行錄》，收錄於國家圖書館編，《中華歷史人物別集傳》，北京：線裝書局，2003。
- 元·劉因，《靜修集》，《文淵閣本四庫全書》第 119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元·劉壎，《水雲村稿》，《文淵閣本四庫全書》第 1195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元·歐陽圭，《圭齋文集》，《文淵閣本四庫全書》第 1210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1987。

元·魏初，《青崖集》，《文淵閣本四庫全書》第 119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元·羅天益，《衛生寶鑑》，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63。

元·蘇天爵，《滋溪文稿》，北京：中華書局，1997。

明·宋濂，《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

明·李濂，《醫史》，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2。

明·汪舜民，《弘治徽州府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 180 冊，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

明·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北京：中華書局，1959。

明·戴良，《九靈山房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

清·王文翰，《古今醫史》，《續修四庫全書》第 1030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1957。

清·徐松輯，苗書梅等點校，《宋會要輯稿》，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1。

柯劭忞，《新元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李修生編，《全元文》，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2004。

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 二、近人論著

方世豪 2006 〈朱熹的《太極圖解》及《太極圖說附解》〉，《人文》網站第 155 期，2006.11，<http://www.hkshp.org/humanities/ph155-04.htm>（2016.3.12 上網檢索）。

方明 2005 「元代中國的三皇祭祀」，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日）水越知 2007 〈元代的祠廟祭祀與江南地域社會——三皇廟與賜額賜號〉，《宋史研究論叢》第 8 輯，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頁 523-549。

王振國 2006 《中國古代醫學教育與考試制度研究》，濟南：齊魯書社。

任冰心 2011 「元代醫學教育及醫藥管理研究」，南京：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博士論文。

（日）安部健夫 1993 〈元代的知識份子和科舉〉，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 5 冊，北京：中華書局，頁 636-679。

（日）池內功 2006 〈異民族支配與國家祭祀——談元代郡縣祭祀〉，《蒙元史暨民族史研究論集：紀念翁獨健先生誕辰一百周年》，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頁 149-167。

余英時 2011 《朱熹的歷史世界》，北京：三聯書店。

吳以義 1992 〈溪河溯源：醫學知識在劉完素、朱震亨門人間的傳遞〉，《新史學》3.4(1992.12): 57-94。

(日) 谷口綾 2007 〈元代三皇廟制度の成立について〉，《龍谷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紀要》29(2007.12): 138-151。

邱居里 2014 〈趙復遺著與理學北傳〉，《元代文獻探研》，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頁 1-31。

胡 務 2005 《元代廟學——無法割捨的儒學教育鏈》，成都：巴蜀書社。

范洋達 2007 〈元初的東平學風及影響〉，《興大歷史學報》19(2007.11): 45-80。

范家偉 2014 《北宋校正醫書局新探》，香港：中華書局。

唐長孺 1989 〈蒙元前期漢文人進用之途徑及其中樞組織〉，《山居存稿》，北京：中華書局，頁 524-581。

孫克寬 1953 《元初儒學》，臺北：藝文印書館。

馬明達 1997 〈元代三皇廟學考〉，《暨南大學宋元明清史論集》，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頁 279-295。

高明士 2004 《中國教育史》，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張世清 2004 〈元代醫祀三皇考〉，《史學月刊》2004.7: 32-35。

張學謙 2015 〈從朱震亨到丹溪學派——元明儒醫和醫學學派的社會史考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6.4(2015.12): 777-809。

梁其姿 2012 《面對疾病——傳統中國社會的醫療觀念與組織》，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郭建設、索全星、宋艷陽 2006 〈許衡神道碑述考〉，《中原文物》2006.4(2006.8): 68-71。

陳高華 1991 〈忽必烈修《本草》〉，《元代研究論稿》，北京：中華書局，頁 447-449。

陳榮捷 1988 《朱子新探索》，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榮 真 2006 《中國古代民間信仰研究——以三皇和城隍為中心》，北京：中國商務出版社。

蔡偉政 2011 〈黑水城所出元代禮儀文書考釋三則〉，《西夏學》8(2011.10): 253-260。

薛 磊 2010 〈元代三皇廟祭祀考述〉，《元史論叢》第 13 輯，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頁 212-225。



- 聶樹峰、王秀瓏 2000 〈史氏家族在真定——金元之交的漢人世侯剖析〉，《石家莊師範專科學校學報》2.3(2000.9): 61-67。
- 嚴世芸 1993 《宋代醫家學術思想研究》，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 顧頡剛 2011 〈三皇考〉，《顧頡剛全集·顧頡剛古史論文集》卷2，北京：中華書局，頁222-237。
- Chao, Yüan-ling (趙元玲). 2009. *Medicine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 Ltd.
- Charlotte Furth. 2006. "The Physician as Philosopher of the Way: Zhu Zhengheng (1282-1358)."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6.2(2006.12): 423-459.
- Goldschmidt, Asaf. 2009.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Song Dynasty 960-1200*. New York: Routledge.
- Hinrichs, T. J. 2013. "The Song and Jin Period." In Hinrichs and Linda Barnes, eds., *Chinese Medicine and Healing: An Illustrated History*.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 97-128.
- Reiko, Shinno. 2002. "Promoting Medicine in the Yuan Dynasty (1206-1368): An Aspect of Mongol Rule in China." Ph.D. diss., Stanford University.
- Reiko, Shinno. 2007. "Medical Schools and the Temples of the Three Progenitors in Yuan China: A Case of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7.1(2007.6): 89-133.
- Reiko, Shinno. 2016.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Medicine under Mongol Rule*. London: Routledge.

## Yuan Dynasty Temples of the Three Progenitor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during the Song, Jin, and Yuan

Fan Ka-wai\*

### Abstract

In his book, *Diwang shiji* (帝王世紀 Record of Emperors and Kings), Huangfu Mi 皇甫謐 designates three founders of Chinese medicine, Fuxi 伏羲, Shennong 神農, and Huangdi 黃帝, as the “Three Progenitors 三皇.” By the Yuan dynasty, the imperial court advoca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emples of the Three Progenitors in every locality. The teaching of medicine was combined with this system of temples, forming a characteristic feature of Yuan dynasty medical education. Scholars have analyzed both the evolving identities of the Three Progenitors and the Yuan dynasty debate over physicians’ monopoly of Three Progenitors sacrifices. Nevertheless, two questions have yet to be thoroughly resolved: First, what was the intention behind the Yuan imperial court’s establishment of temples of the Three Progenitors? Second, what kind of medical knowledge was propagated at these temple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re wa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itial establishment of sacrifices to the Three Progenitors by the Yuan court and the pursuit of the legitimization of Yuan rule by Confucian scholars, who regarded the Three Progenitors as the beginning of dynastic legitimacy. The Jin dynasty physician Liu Wansu 劉完素 venerated Fuxi as the originator of the Theory of Qi

---

\* Fan Ka-wai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and History at th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ovement 運氣學說, and the *Sanfen* 三墳 texts, left behind by the Three Progenitors, as the original source of Chinese medical knowledge. This article explores how Yuan physicians continued the theories of Jin physicians and examines why Fuxi was venerated as one of the founders of Chinese medicine. This enables us to comprehend the inter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Yuan court's adoption of the *Shengji zonglu* (聖濟總錄 General Record of Sagely Benefaction), its popularization of the Theory of Qi Movement, and the temples of the Three Progenitors.

**Keywords:** Yuan dynasty, Three Progenitors, Temple of the Three Progenitors, Fuxi 伏羲, *Shengji zonglu* 聖濟總錄

